

## · 新书评介 ·

《许贞于味青斋所藏敦煌唐写本  
今字尚书尧典、舜典残卷》序

王 煦 华

《尚书》的本子，在经书中是最为纷歧错杂的，至今未能有一个为大家公认接近真的本子。因为只有弄清楚了它的源流与演变系统，才能做好校勘，获得一个接近真的本子。吾师顾颉刚先生和顾廷龙先生合辑的《尚书文字合编》的出版，为做好此书的校勘提供了条件，也标识着新的全面的校勘工作的开始。当然这一工作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，要经过大家长期艰苦的努力，才能完成的。

顾颉刚先生对《尚书》的本子做过长期的搜集、整理与仔细的分析研究，认为在《尚书》古本和校本的系统里，除了刘歆的本子和孔安国的关系，受历史资料的限制无法确定之外，总的来说，有三大系统：

其一是隶书本，从伏生开始，他用汉代的通行文字书写，支配了两汉的国定本，现今存在的是《汉石经》残字。

其二是古文本，实际上由东汉初的杜林开始，衍为《伪古文尚书》，用隶定古文书写，今所见的敦煌、日本古写本都是；派分为卫包改字本，现今存在的是《唐石经》及宋以下各种刻本。

其三是蝌蚪文本，导源于杜林、许慎、邯郸淳三家所传的古文而施以一律的蝌蚪化，现今存在的是《魏石经》残字，派分为郭忠恕所定本，其加以隶定的是薛季宣本。

这三种本子恰好代表了西汉、东汉、三国三个时代；其派生的则代表了唐、宋两个时代。于是我们可以知道，自从有了这部书之后，直到十一世纪，在这两千年里，《尚书》文字是怎样动荡不定。

顾先生的《尚书》本子三大系统说，阐明了《尚书》各种本子的来龙去脉，对今后作《尚书》彻底的校勘，必将产生深远的、重要的影响。他又深刻地指出《尚书》本子的发展，是一种对立面矛盾的运动说：

从刘歆、杜林到郭忠恕、薛季宣都是提倡古文，想把《尚书》这书拖上更难读的一条路的；可是另有一批人却想把《尚书》引向通俗化。其中代表人物前有晋范宁，《释文·序录》说：“元帝时，豫章内史枚瓚奏上孔传《古文尚书》，后范宁变为今文集注。”可见他嫌隸古字难读，所以他的注本改用今字迻写。《隋书·经籍志·书类》首列《古文尚书》十三卷，汉临淮太守孔安国传。《今字尚书》十四卷，孔安国传。同一孔《传》，为什么有“古文”、“今字”的不同？那就是枚瓚所奏的为“古文”，范宁所变的为“今字”，六朝人把范宁今字改写孔《传》本，成为这十四卷（以上引文均见《尚书的版本源流与校勘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五辑）。

这说明六朝时《尚书》孔传，就有了今字本，因此在天宝三年卫包改字前的敦煌唐写本，虽都源出隶古定本，但字体不都是隶古定本，也有今字本。许氏味青斋所藏敦煌唐写本《尚书·尧典、舜典》残卷，为《尧典》的后半部及《舜典》的全部。避唐太宗讳较严，避唐高宗讳则不严，当是唐高宗时写本。此卷虽有一些未及改变的隶古字，但为数甚少，应是出自范宁改写的今字本系统，

可定为今字本。

此卷为清末许贞于味青斋所藏敦煌秘籍之一，1955年由文化部移交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保管，当时文化部由罗福颐先生点交，入藏前赵万里先生全部过目，顾廷龙先生生前闻知此卷较迟，未及编入《尚书文字合编》，引以为憾。现在国家图书馆把它列入“中华再造善本工程”，影印问世，使研究《尚书》的专家学者，能获睹此珍贵写本，必将有力促进今后《尚书》的整理、研究与发展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